

哲学史

65 约翰·杜威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在讨论约翰·杜威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我们之前关于美国实用主义，特别是威廉·詹姆斯的一些论述。我们已经看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在约翰·杜威的著作中，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类似之处。

但由于他们都拒绝笛卡尔和基础主义，都重视具体经验而非像约翰·洛克那样对经验本质的抽象人为理解，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我认为，实用主义和怀特海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同有机模型，即所有个体事件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这两种传统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者的方法论自然主义。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开创了这一理论，你可能还记得他关于信念固着的讲义和概念，但威廉·詹姆斯在谈到实用主义作为解决哲学争论的方法时，也对此有相当明确的阐述。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检验理论的经验后果。这些后果真的会发生吗？这是一种通过实验验证假设的方法，而这正是皮尔斯所提出的科学方法的核心思想。

所以詹姆斯把这种理念引入了哲学领域。这意味着哲学将局限于对具体经验有意义、具有实际后果的事物。詹姆斯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激进经验主义》的书。

激进经验主义。关键在于约翰·洛克还不够激进。在激进经验主义中，他运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

唯一有意义的争论是那些具有实际后果的争论。这是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因此，他拒绝讨论任何与基础或实体、心灵、物质等等相关的问题。

这与经验无关，毫无区别。同样，他拒绝参与关于形而上学模态论与形而上学多元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论。这不禁让人怀疑，哲学中所有理论问题是否都被他抛弃了。

嗯，正是这种激进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我认为正是它支撑着我上次提到的那位研究生导师在研讨会开场白中的观点。他认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而且都是死胡同。因为它们都包含一种意义理论——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我们稍后会看到的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都将心理意义和认知意义限制在那些具有某种可验证的经验后果的事物上。而詹姆斯这里所持的，正是激进的实用主义。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这正是艾耶尔所说的“消除形而上学”。当我们讨论实证主义时，你会读到艾耶尔那篇题为“消除形而上学”的章节。所以詹姆斯就有了那条笔记。

这种寻求经验结果、以经验结果验证观点的倾向，在他题为《信仰的意志》的文章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很可能收录在《宗教哲学》等书籍中。詹姆斯此举是对早期作家W. K. 克利福德的一篇文章《信仰的伦理》的回应。克利福德在文中论证，如果缺乏支持某种观点的证据，缺乏论证，那么贸然做出决定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你应该保留判断。

你看，这就是约翰·洛克的旧式证据主义观点。你必须根据证据来调整你的信念。如果支持某一观点的证据并不比支持另一观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那就不要轻易认同。

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信仰的意志》中回应说，拒绝同意并非总是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重大的选择和抉择。这是具体的经验。

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证据主义的要求，你该如何做决定呢？明白了吗？他的观点是，你要从具体经验的角度，也就是从你的心理健康的角度来思考这两种信念的后果。对詹姆斯来说，鉴于他的心理学背景，这意味着要考虑你的心理健康。明白了吗？如果一种信念在心理上比另一种更有益处，那么这就足以成为你行使相信意志的理由。明白了吗？这就是自愿的同意。

那篇文章一直被奉为经典，它驳斥了约翰·洛克的证据主义主张。明白了吗？我认为，另一种反驳源于苏格兰现实主义对我们同时代人的影响，比如阿尔文·普兰廷加。他对证据主义主张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点。”换句话说，证据主义主张的证据在哪里？什么也没有。

因为他想表达的是，有些信念是如此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产生，以至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克制自己不去相信它们。所以，在威廉·詹姆斯的那篇文章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方法是如何运作的。他还有另一篇文章，探讨了性格刚毅与温柔的哲学家。

你看，这是心理差异。所以，如果他们能用实际体验的现金价值来衡量，那就是心理上的差异。因此他认为，即使是意志坚定的哲学家也会相信某些事情。

他们会接受经验主义等等，决定论等等。心地善良的哲学家则会相信其他的东西。信仰的整个过程都取决于个人背景。

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相对主义，但事实是，如果你研究的是信仰的心理学，那么人格特质确实会影响信仰。你知道吗，我很好奇康德那部你们有些人非常

喜欢的鸿篇巨制，会不会出自一位加州嬉皮士之手。要知道，那可是出自一位普鲁士单身汉之手，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以至于邻居们都得根据他每天步行去大学的时间来校准时钟。

加州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恐怕很难催生出那种作品。嗯，明年和我朋友斯图·哈克特一起上康德研讨课的同学们，就会发现他的心理构成和弗雷森的批判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斯图，他真是太有条理了。

几年前他去印度学习印度教哲学时，由于那里的组织混乱，他几乎崩溃。心理学和人格之间的关系非常迷人。当然，如果你想克服这种心理依赖，显然你需要一些更普适的参照点。

你想知道的是人性的普遍规律，而不是这种特定类型人性的具体表现。记住，相对性的反义词是普遍性。而且，影响一个人信念和想法的因素有很多很多。

有些是特立独行的，属于不同的人格类型。有些是文化特质。有些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你看。

要超越相对性走向普遍性，就必须理解人类的普遍本质，以及人类的本能和自然流露。我认为奥古斯丁所说的“内心躁动不安，直到他意识到这才是他自身的本质”正是这种思考方式。你会发现，这种思考方式与存在主义，或者说某些类型的存在主义，有着相似之处。实践的首要地位，既包含对人类主观性的考量，也包含对人性的整体性、内在性的考量，以及对客观因素的考量。

这一点在詹姆斯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好了，关于詹姆斯，或许这些就足以说明他正在做的事情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我们准备好迎接杜威的到来了？

好的。杜威生于1859年，卒于1952年，听起来好像是比较近期的人物。我想他是第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中叶（1952年）之后的学者。

杜威不仅代表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处理哲学及其他问题的方法——而且他也代表了我称之为“进化自然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哲学自然主义者。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物理过程来解释。

但他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深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他的这种进化自然主义是从他最初在哲学上提出的进化唯心主义发展而来的。进化唯心主义认为，历史进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生命形式，包括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越来越具体的体验。在他的这种进化自然主义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三个关键概念，我认为这三个概念将有助于你快速理解他在哲学著作中探讨的各个主题。

当然，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处理得相当不错。他在《重建正义论》（Just in Reconstruction）一书中就探讨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正是如此。首先，他的经验概念更接近怀特海和詹姆斯的经验概念，而不是约翰·洛克的经验概念。

所以，怀特海、詹姆斯和杜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经验包括情感经验、心理经验和情绪经验。怀特海和詹姆斯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它也涵盖了社会和文化经验。当你阅读他的著作时，你或许会思考他是否受到了知识社会学作家的影响，因为他探讨了所有塑造哲学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事实上，如果怀特海在谈论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那么杜威则是在谈论社会变革对哲学的影响。

无论你想到的的是哪一个，请注意它与笛卡尔的炉火加热的房间有多么不同，在笛卡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外界的影响。炉火加热的房间象征着很多东西：孤立的个体和他自己思想的私密性，他屏蔽了所有外部影响，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其他任何事物。

这种对生活的抽象概括。那么，具体的经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概念。他谈论的是流动的经验。

流畅的体验。仿佛它是一个持续流动的过程，你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如此流畅。我记得第一次读杜威的著作，接触到“流畅的体验”这个概念时，我有一辆1946年的道奇，它当时配备了所谓的液力驱动系统。

什么是液力传动？嗯，我不太确定，但我认为它是向自动变速器迈出的一步，因为换挡非常平顺，你几乎感觉不到换挡，尽管你仍然是手动换挡。液力传动，让你几乎感觉不到从一个时刻或一种情况到另一个时刻或另一种情况的转换。

两者相辅相成。流体驱动。杜威的流体体验。

但流畅的经验，实际上只是习惯、习惯性行为和习惯性反应的产物，会被杜威所说的“问题情境”所打断。问题情境。而只有问题情境才能激发思考。

你看，智力，也就是智慧的作用，在于解决问题。否则，你就会习惯性地不加思考地行事。你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会思考自己在做什么吗？还是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会认真思考该怎么做？我记得在西雅图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在西雅图开过车，就知道那里有一些非常陡峭的山坡，坡顶还有停车标志。开车几乎和在旧金山某些地方开车一样糟糕。你肯定见过那种盘旋而上的山坡的照片吧。

你知道，有些路段是直通山顶的，路口有停车标志。如果你从小就在这附近平坦的道路上开车，你会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这就麻烦了。你会想到几种替代方案，然后你可以像我偶尔遇到这种情况时那样，拉起手刹，踩下离合器，换挡。

然后逐渐松开紧急制动，希望你能踩下足够的油门，让它冲过终点线。关键在于，流畅的体验会被需要思考的问题情境所打断。你会想出一些办法。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嘿，我们试试吧。这就是实验性思维。

你思考，尝试各种想法来解决问题。如果你喜欢寻找辩证情境，那么问题情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情境。它包含正题、反题和合题。

正题是一种流动的体验，在问题情境或威胁情境中会被反题打断。正题，反题。而你寻找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综合方案，它能让你接受反题的正题，并继续前进。

综合分析就成了下一个分析的论点。所以辩证法就在这里。那么，智力就是在习惯性经验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便引出了他的功能主义心理学。

简而言之，机能主义心理学认为，我们所有的心理过程，也就是心理活动，都只是生理需求的功能，是生物需求的功能。因此，我们的欲望是基于生物本能的，是生物体为了适应环境、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产生的功能。理性是生物体发展出的一种功能，它反思如何适应环境。

有时候，这种想法源于你对问题情况的了解，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欲望。你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仔细观察，仔细观察，再仔细观察。成长并非朝着固定目标稳步前进，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过程，各种经验被融入到持续的体验之中，而这种持续的体验就是自我。——功能主义心理学

例如，你可以在第83页到86页，以及前面的第五页和第六页看到一些相关内容，他在那里坚持认为，我们基本上是欲望的产物，而非理智的产物。这就是功能主义心理学。好的，而这正是你开始看到这一切背后的基础——经验的概念和心理学，以及他的自然选择理论。

在第三章中，你会发现他明确否定了物种的固定性，因为他认识到，传统的物种固定性观点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固定形式和固定本质的延伸。坦白说，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物种固定性仅仅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延续。他否定了任何真实的普遍性，而否定真实普遍性，也就否定了某种固定不变的内在目的因。

塔洛斯。在伦理道德或其他任何领域，都没有固定的追求目标。思想也没有固定的法则。

我们的思维方式仅仅是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工具，而思维规律的出现，正是因为这些工具在适应过程中取得了成功。因此，他的观点是，哲学并非纯粹的理论，它产生于实践情境之中。

它与实际情境紧密相连。具体经验是其全部基础，而非为理论而理论。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概括了杜威思想的理论核心。

我必须谨慎使用“理论”一词来指代杜威的思想，但这里指的是他思想的理论核心。这是一个宏大的假设，它衍生出关于认识论、心灵哲学等等的次要假设，而他认为这些次要假设都有实验证据支持。应用。

好的。我们过一遍这些题。我们可以很快完成。

我已经说过他谈论的是实验思维，我无需再赘述原因。这其实就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因此，他谈到了认识论的自然化。

事实上，时至今日，你仍然会接触到关于自然化认识论的书籍和哲学文章，而自然化认识论的思想实际上起源于杜威。他想要的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非规定我们应该如何认知，而是描述探究在其自然环境中的本质，也就是具体经验的实践需求。自然化认识论意味着，这种认识论将根据自然选择理论来描述探究的运作方式。

因此，进化论影响着他的研究。相应地，他非常明确地接受了科学概念的操作主义观点。1925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出版了《物理学的逻辑》一书，书中阐述了操作主义观点。我认为，此前其他人也曾暗示过这种观点，但布里奇曼将其系统地发展出来，而杜威采纳了这一观点。

所以，操作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种观点：科学中理论概念的意义与执行特定操作时可观察到的经验结果有关。它是一种操作性的意义，一个操作性的定义。是的，我们经常讨论如何做事、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人们会提出各种理论、方案，比如教育理论、课程理念等等，而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政治政策也是如此。

候选人可能会提出一些绝妙的想法，然后有人会问：你打算如何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这时，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就派上了用场。因为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意义，就应该问它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也就是当它被付诸实践时会发生什么。所以，操作主义其实就是将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应用于科学哲学。我喜欢举矿物学中的例子，比如莫尔硬度计。莫尔硬度计用来描述矿

物的硬度，它至少能告诉你一种矿物相对于另一种矿物的相对硬度。仅此而已。

为什么呢？因为在使用莫尔硬度计的过程中，你需要将两种矿物相互摩擦，留下痕迹的矿物根据定义比被留下痕迹的矿物更硬。那么，什么是硬度呢？硬度就是相对划痕能力。这是硬度的一个操作性定义。

它并没有告诉你硬度的作用是什么。不，收回刚才的话。它并没有告诉你硬度是什么。

这完全没有涉及硬度的本质，而是关于硬度的定义。当你执行某个特定操作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操作主义属于科学哲学范畴，这显然类似于科学的工具主义观点。

工具主义认为，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它只是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知识，供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或开发科学应用。那么，如果你问理科生为什么选择科学，为什么他们打算从事科学相关的工作，他们会怎么说呢？

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说：“嗯，因为我能用它做很多事。”你看，不仅仅是谋生，还可以从事医学、工程、环保等工作。这就是应用科学。

现在，工具主义认为这才是科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你看，科学理论不应该被用来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科学理论仅仅是我们所谓的应用科学的有用工具。

现在，这就涉及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了。理论与实践。有些人谈到博雅教育时，你会觉得这种教育纯粹是工具性的，并不关注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关注人性，不关注现实的本质。

因此，工具主义被视为科学中的一种反实在论。你看，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而科学反实在论则认为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是科学反实在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但请注意他的理由。知识是生物体适应环境的一种功能。

适应充满问题的环境时，你不需要了解现实的本质，也不需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你只需要一些解决问题的想法即可。

因此，他不谈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谈实验逻辑，也就是实验思维的逻辑。他有一本书名为《逻辑》，书中没有三段论。你看，逻辑就是实验思维。

他有一本小册子，非常通俗易懂，叫《我们如何思考》，这本书真正阐述了我们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好，你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遇到问题了。

前方有一辆农用货车从岔路驶入主路。你会怎么做？几个想法在你脑海中闪过。第一个想法是：停车休息。

第二，猛打方向盘。第三，干脆离开道路。第四，举手投降，祈祷安全气囊弹出。

你知道吗？通常情况下，这些想法刚一闪过脑海，其中一个就会立刻成为你打算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借鉴了过去的经验。没错，你开车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你看，都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得来的。

你可以把这种情况推及到这个例子。所以你的做法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盘，然后立刻驶离高速公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真正尝试一下这些方法。

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人去参加面试。面试路线穿过一片树林，跨过一条小溪上的桥，然后就到了镇上。结果，面试官走到桥边才发现桥坏了。

桥断了，没法通行。他该怎么办？如果他绕路回去，面试就要迟到了。

如果他逆流而上，希望能找到另一座桥，这倒也说得通。他在脑海里反复琢磨这件事，进行着心理实验。“嗯，那座桥有多远？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到那儿？到了那儿之后，又要多久才能回来？”好，进行一些心理实验。

另一个办法是尝试跳远过小溪。不过，他不太确定这招行不行，所以就在溪边练习了几次跳远，看看自己能跳多远。你觉得这样行得通吗？好吧，我们试试看。

以及实验验证。什么是想法？你看，你产生了一个想法。什么是想法？它不是某种表象，也不是对某个主要对象的次要复制。

不。想法只是一种假设，一种行动计划，尚属初步设想。

你要借鉴过去的经验，进行试验，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好主意就是行之有效的主意。如何才能让它奏效？付诸行动。

验证是什么？验证就是让它成为真的。你让它成为真的。而只有当你准时到达面试地点，并且身上没有一身泥巴的时候，它才算是真的。

所以，他提倡实验性思维。这就是他谈论认识论的方式。他出于实际目的而摒弃确定性。

他否定了旁观者的经验主义。约翰·洛克。《白板说》。

被动地接受观念。胡说八道。他否定任何主客体二元论，你知道，那种认为心灵在外部世界获取心理表征的观点。

不，他完全否定了这些观点。因为它们都将思想与行动割裂开来，理论与实践脱节。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想法的实用性。真理并非某种客观存在、永恒不变、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东西。真理仅仅在于一个想法的实用性，在于它的可行性。

好的，这就是逻辑认识论的应用。够清楚了吗？明白他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了吗？心灵哲学。嗯，在提到机能主义心理学之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显然，他否定了任何关于心灵或灵魂的实体论。如果心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那么他至少看不到身心问题。他所愿意谈论的，与心灵哲学相关的，只是我们所谓的各种心理功能。

“精神的”是一个形容词。也就是说，“精神的”一词仅指涉及意识的某些生物功能。价值理论。

这里收录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他早期有一本名为《价值论》的书，还有一本名为《人性与行为》的书。

在这里，他把价值观简单地视为观念。价值观就是观念。从哪个意义上讲？嗯，价值观是理想的结果。

理想结果会在问题情境中出现。也就是说，在遇到需要避开的农用马车之前，你不会意识到避开它的重要性。但一旦遇到，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你就必须避开它。

而价值判断源于生物本能。杜威对内在的、永恒的价值并不感兴趣，他只对人们主动赋予价值的价值感兴趣。

价值观就是你所珍视的东西。在问题情境中，你珍视的正是你所珍视的。否则，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价值观是能够引发其他解决问题思路的观念。不存在本质上好的最终目的。不存在本质上好的最终目的。

你还记得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定义善的吗？善是内在的善。至善包含了所有其他善。它是内在的善，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善。

杜威想要强调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目的，或者说理想，本身就包含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当目的达成之后，请记住，它就成为了新的反题的正题。

所以，最终目的本身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最终目的，没有内在的、固定的最终目的。当你达到那个目的时，你就已经到达了，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目的了。

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所以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

世上没有至善。价值观源于未被满足的需求。价值观是生存的工具。

价值观从本质上来说并非道德上的善，而是非道德的善。生存本身就是非道德的。

它本身并无价值。然而，在某些问题情境下，它却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因此，伦理学关乎如何解决问题并实现我们的愿望。

如何解决问题并实现我们的愿望？这是一种工具主义伦理。他称之为伦理学中的工具主义。

杜威的伦理学著作是二三十年前情境伦理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撰写了一本同名书籍，使情境伦理学得以普及。此书作者并非本地另一位著名的弗莱彻，而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弗莱彻。

一本探讨情境伦理学的书。书中认为，是的，每一种道德情境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

没有固定的准则，只有普世的道德原则。每种情况都必须以令相关人员满意的方式解决。

他又添加了一些其他成分，但这就是其中务实的成分。这套理论非常浅显易懂，是杜威的风格，其中融入了一些存在主义的思考。这就是他当时的价值理论。

教育？对，说到教育，你应该看看他的著作《民主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中，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学习如何生活。

学会生活。也就是说，教育为你提供解决问题的必要工具。为了解决问题。

学习的目的并非在于让你终生都有东西可思考。阅读柏拉图。梅尔顿。

随便吧。学习并非旨在灌输固定的价值观，而是传承过去的价值观。

不，那不是学习的价值所在。那是传统教育。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成功适应环境。

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

或者说，是历史导向型的。或者，只是单纯的学术导向型。好的。

我认为，自杜威以来，美国教育逐渐融合了古典传统和他对培养生活技能的重视。我认为，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倾向于吸收杜威的一些观点，但又没有完全照搬。我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固定的参照点。

应用于宗教领域。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就叫做《共同的面孔》。《共同的面孔》。

如果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真理或价值观，那么宗教就不仅仅是试图传递某些真理和价值观。它究竟是什么？它并非关乎一成不变的理想。宗教再次成为一种生活调整的工具。

贯穿全文的主题始终如一。他感兴趣的并非某种宗教或不同的宗教，而是“宗教的”这个形容词，它指的是一种品质，一种生活态度。宗教态度是对社群理想的忠诚。

对社群理想的忠诚。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一词的词源，它的意思是重新连接。

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重聚。因此，宗教具有一种功能，即通过对某些传统或习俗性的无形理想的忠诚，将社群中的个体重新团结起来。这些理想并非固定不变的。

换句话说，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工具性，而不是因为它的真理性。

在此语境下，“上帝”一词并非指某个存在者的名称，而是社群所认同的理想象征。是对上帝的追求，也是对社群理想的追求。

他会辩称，这是所有历史宗教的最低共同点。所有历史宗教的最低共同点。他并非针对某种信仰，而是针对一种态度。

毕竟，宗教活动是以社群的形式进行的，人们围绕着共同的信仰而团结在一起。因此，杜威对宗教的论述实际上正是宗教人文主义的精髓所在。

杜威是《人文主义宣言》的最初签署人之一。该宣言在20世纪30年代宣称，宇宙是自存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是持续演化的结果。人类的宗教文化是与自然环境互动而逐步发展的产物。科学否定了任何超自然或宇宙层面关于人类价值的保证。

宗教人文主义认为，人格的完全实现、身心满足等等，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等等。我这里有那份《人文主义宣言》的副本，您离开时可以拿走，随意阅读。

这份文件很有意思。七八十年代的世俗人文主义不过是它的后继者。宗教人文主义则是一种自然主义宗教。

明白了吗？自然主义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上帝的含义正如杜威所说，也就是说，它是理想的象征。

不再如此。而且，如今在基督教一神论派圈子里，你常常会发现一种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上，基督教一神论是一种有神论。

你看，这与三位一体论相反。但越来越多的唯一神论和合一运动实际上只是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只不过信奉某些价值观而已。

实际上，它们所宣扬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往往都非常美好。所以，宗教层面才是自然主义的体现。好的，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约翰·杜威的一些评论。